

也不知道这 24 环是我自己打的，还是别人打的，也不知道另外两颗子弹是否飞到别人靶上替他人打了两个 8 环。

程京德（程七）：清华趣事几则

1. “他是大队党支书！” “他是公社党委书记！！！”

由于文革十年的人才积累，清华 77 级人才济济。然而正是这济济人才中的两位，居然让我这陕北老农在刚进清华时就着实被吓了好大的两大跳！

刚入清华时，我在控 7 班，宿舍是 9 号楼 307。不记得是报到当天还是第几天了，也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了，我偶然知道了我们的班长，和我同宿舍的党建武居然是大队党支书！

党班长是党支书，这就足够让大家乐了。然而，对我这因为伟大领袖一句话，从“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清华附中到陕北老革命根据地去插队 5 年的“修正主义苗子”来说，听到这个事实时真是一点也乐不出来，反而是吓了一跳！脑海中放的电影都是自己插队的陕北农村里大队党支书对我们知识青年训话的场面。好家伙，和党支书同宿舍，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未成想，天下好事成双，没过几天，我又被吓了一跳！

在清华 77 级的入学典礼上，代表全校 77 级新生上台发言的是我们系无 7 班的刘琢。不记得是校领导介绍还是刘琢自我介绍，或是当时坐在旁边的同学告诉我的了，“他是公社党委书记！！！”

我这第二跳也着实被吓的不轻！回想起插队的年月，公社党委书记对我们北京知青来说，那就和“皇上”差不多啊！但是，心跳之余，我却反而又坦然了，暗自庆幸，自己同宿舍的还只是大队党支部，而不是公社党委书记。

2. “老程，什么叫眼？”

由于允许高中在校生跳级参加高考，清华 77 级聚集了不少神童。

入学时我们宿舍（9 号楼 307）的少平是全系年龄最小的神童，不记得是跳了几级考进清华的，反正绝对是很能跳的“青蛙”。计 7 小潘之江苏高考状元，更是如今全世界都知道的，让我这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注：小潘是吴江人，本人祖籍无锡）的陕北老农时常在向他人介绍小潘时必须讲的快事。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另一位神童，我们班（控 7）的小薛。

记得在清华读书时，我们平日里“玩命”，考试前一天却时常放松放松，在宿舍里下围棋，打扑克。一次，不记得我正在和谁酣战于黑白天地之间的时候，旁边一声，“老程，什么叫眼？”回头一看，是小薛，满脸一副认真。稍懂围棋的同学，从小薛的这个问题就应该知道当时小薛的围棋水平了吧？

我现在记不得当时是怎样给小薛解释围棋中的眼和输赢等概念了，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接下来，小薛学会了下围棋，先是我要让子给他，没过多久，就不需要我让子给他就可以和我互有胜负，再没过多久，我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赢不了他了。

听说后来小薛在上研究生期间，已经在清华全校围棋赛中拿名次了。去年百年校庆时，时隔近 30 年再次见到小薛，他这位年龄小我不少的当年神童，居然告诉我说，工作没什么意思，已经不干了！

潇洒啊！小薛！

3. “她居然能考 100！”

说过神童，也必须说说才女。

二年级的时候，系里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软件专业，我们从各自的老班转到了新组建的程 7 班。早在一年级的時候，就听说过计 7 的王小鹤的测验考试成绩常常是三位数，来到程 7 后，我终于开眼了。

是不是到程 7 后的第一次考试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是编译原理的考试，成绩一公布，王小鹤果然名不虚传，三位数，满分！考试的内容当然早就忘光了，现在能够记得的只有在回到宿舍后同学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她居然能考 100！”

清华 7 字班学生，个个都是人才，嘴上不多说，暗地里还是互不服气，相互竞争的。但是，我敢断言，对王小鹤的学习成绩，无人不服！

4. “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

大概是毕业的前一年，现在不知该怎么形容的空气吹进了清华园，我们经历了系级，校级学生会主席的民主投票选举。我们

班（程 7）的楼继伟，喊出了一个很前卫的口号，“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

忘记了是楼继伟自己想干的比例大呢，还是我们这些抬轿子的同学撺掇的比例大（注：若干年后，在东京，老楼还指着我鼻子说，“当年数你小子和郭建英撺掇我撺掇的欢！”），反正楼继伟成了系学生会主席的两名候选人之一。

竞选的那些日子，过得真是很有趣。记得我跑遍了自己老班控 7 的每个宿舍去游说和拉票。

清华是自从蒋校长执政时代就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家的学校，楼继伟的“写好自己人生的方程式”和化 7 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相比，毕竟还是太前卫了一些，选举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民主选举本来就是一件愿赌服输的事情，尽管帮助楼继伟竞选花掉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我至今仍然认为那是一次非常珍贵非常值得的对民主制度的小小尝试。这次竞选和后来发生的一些有趣事实，使得我们老同学们相聚时，总会提起这个话题，至今余味无穷。

5. “防堤波，也叫防波堤” “哪里有学生拒绝学习知识的道理？”

我们在清华读书的年代，政治课老师，政治辅导员，也都是留校任教的学工的清华学长们来担任的。

一次，当时的政治课老师在讲哪个话题的时候，说到，“防止……的防堤波”。记得下面哪位同学问道，“老师，不是防堤波，是防波堤吧？”，“哦，也叫防波堤”，老师认真地回答道。好一个“也”字，妙啊！真妙！下课后，在同学们的谈笑声中，我想到，幸亏这位老师改行教了政治课。

大概是在一年级的時候吧，我們電子系三個專業的每個班都安排有一門金工實習課，說是工科學生必修。儘管當時絕大多數同學甚至還沒有見到過計算機是個啥模樣，卻很一致地認為金工實習對於計算機相關專業的我們不是很必要，建議系里應該把這門課的課時用來讓我們學習和計算機相關的科目。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場在9號樓前的全系學生集合，由當時的政治輔導員老師向我們說明金工實習的必要性。記得針對同學們的意見和建議，那位政治輔導員老師反復說的一句話是，“哪里有學生拒絕學習知識的道理？”

那場說明會的主旨，金工實習的必要性，我是早已忘記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邏輯學對理工科學生的重要性，是我從那場說明會中開始認識到的。

老師畢竟是老師，古訓甚至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兩則趣事，就此打住，不多評論了。

于卓琳（計七）：清华生活回忆

看到大家的回忆，使我想起了不少往事。

大学的四年半时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段，而其中最最美好的是有机会认识这么多好同学。去年百年校庆跟系里的许多同